

探访抗联密营

□于小芙

新写实



高子湖密营纪念馆



魏拯民密营遗址

去年十月，秋风的肃杀之气扫荡着残叶，在寂静中发出沙沙的响声。游客的探访旺季已过，眼前是寂静空山。伟岸的杨靖宇将军塑像不说话，眉宇坚毅，展望的是更远的远方；巨大、沉重的碾盘不说话，锈蚀的纹理布满沧桑；饮马池目光青涩，仿佛仍能看见矫健身影，战士在这里休憩战马，擦亮武器。

沿蜿蜒山路一直向上，过一座木板桥，踩着木质梯子，登上树梢的瞭望哨。鸟窝一样的瞭望哨将周遭尽收眼底，淡粉色的曲折道路，高低低低的群山。仍能感受到当年的目光，从慌乱、凌厉、仇恨，终归于安详。向南几步，手机会接收到来自白山市电信发来的消息。这座山冈是吉林市与白山市的交界，桦甸在北，靖宇在南。当年，杨靖宇将军率领抗联队伍转战于松花江畔、长白山麓，曾以此为驻地。

重新恢复的密营有被服厂、军械修理厂、磨坊等。不过这只是功能上的，外在形象并无差别，只是一个个依山而垒的木刻楞、马架房或是地窖子。地窖子内有火炕，烟囱是空心木的，是典型的暖炕子。从瞭望哨的山顶下来，山坳里就是杨靖宇的作战指挥所。一个很小的地窖子，“房”顶布满青苔，旁边有几株松树，地下落满松针。地窖子很矮，要蹲下来才能看到内部，里面阴森潮湿，对他的身形来说这里太过窄小了。山里的风很诡异，不知从什么方向刮来，打着旋儿，搅起一团落叶，让人鼻酸酸涩。

地窖子是依山而挖的土坑，以木楞为支撑的穴式、半穴式住所，上面通常覆盖树皮、兽皮或是干草。至少在一两千年前，先民们就有了“夏则巢居、冬则穴居”的居住习俗，住在东北地区的渔猎民族多是如此。当地人出于农耕、防盗、渔猎、采摘的需要和省时、实用等方面考虑，使得这种居所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后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杨靖宇、魏拯民、陈翰章等创建东北抗日联军，在敌强我弱、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。在山林之中建立秘密营地，发展抗日队伍，保存战斗力。仅在桦甸就有考证记载密营十余处，磐石、靖宇（原濛江）等长白山一带都有为数不少的密营，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杨靖宇高子湖密营、魏拯民小二道密营。

高子湖密营，又称“南岗头”“大顶子”密营。在松花江西老龙岗山脉的密林中，襟江环山，山高林密。1939年2月，密营附近的一路军警卫旅、少年铁血队来到密营，与四师指战员欢度春节。“冲锋呀，我们的第一路军！”战士们高唱《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》。此时距离杨靖宇牺牲还有一年的时间。

二月柳条正要返青，战士们面带喜悦：山林要关门了，咱的好日子来了。遮天蔽日的树木是天然的屏障和住处，灰菜、蕨菜、蘑菇、橡子都是“饭”。吃灰菜会肿胀，橡子苦涩，让胃肠干燥，这些可以克服，那时的密营还没被敌人找到，还是安全的。有个小战士挖了几棵野芍药花栽到地窖子边上，精心浇水、照料。

吉林山区进入十月就入冬，要穿起棉衣，直到第二年的五月冬天才算过去，即便是六月，在山阴处仍能见到残雪。冬天，实在是漫长。

漆黑的山冈，东北风刮着树梢，奔波一天的战士围坐在火堆旁。总结一天的得失，展望明天行程，唱歌鼓舞士气。留一个值班员照着火堆，其他人躺在雪地上，慢慢进入梦乡。

杨木爱爆火星，不能用；暴马子树，很容易着起来，爆火星也最厉害，像鞭炮似的；比较好的是桦树、榆树、水曲柳。值班战士负责往火堆上加木块，还要看着雪地上熟睡的人。闻到布烟味时他就会喊：是谁烧了衣服了？后来生火也是不可能了，敌人会循着火光赶来。

冷并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没有吃的。豆饼这样的牲畜饲料是袭击日本人的木营、油坊获得的。吃法有两种，一种是烤来吃，在火上烤着，早上和中午吃，比较耐饿；另一种是炖起来吃，汤是汤水是水，喝个水饱，方便入睡。然而这样的奢侈品并不多见。常见的是橡子、树皮、草根，掺上少量的粮食磨成粉，变成可以果腹的好东西。“讨伐队”围剿最为残酷的时段，战士们无处藏身，不能生火，把食物磨成粉或煮熟都是不可能。几天吃不上一顿饭是常事，“买一斤盐和一双水袜子，比登天还难”。据日伪档案中记载，有几个背枪的人在地头正要和农民交易白菜，被守备队冲散，留下一具尸体、几道血迹。他们“剿获”的物资里登记详细，棉衣、毛毯、苞米糝子、小米、铁罐……

“集团部落政策”残酷地切断抗联补给线。在距离魏拯民的小二道密营地窖子五六米的地方，有一堆剥过皮的小松木杆，20世纪60年代时堆得很高，后慢慢腐烂。另有数株剥皮的剥皮小松树，至今仍在。这些小树的树皮曾经慰藉过魏拯民病弱的胃。在魏拯民的遗物中有剥树皮的工具。

战士们面色青灰，体力严重透支。偶有一次，他们缴获了一头牛，饱餐一顿后他们面色红润，恢复了活力。有的跑到江面上，端详自己的模样，还用雪搓了搓脸上的污渍；小伙子真精神啊，不愁找媳妇了。

转战密林深处，有人走着走着栽倒下去，再也起不来了。当时的抗联遭遇的是灭顶之灾。

杨靖宇他们送出的信件杳无消息，当时的他们被日本关东军重兵条块分割，身陷重围，孤立无援。

抗联以密林做根据地，与敌人斗争，与土匪周旋，交流时大量使用暗语。这些暗语又因不同的队伍有相应的差别，“李二兔羔子去打猎”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已无人可以破解了。“兔羔子”是林区人常用语，与“兔崽子”相比，不那么咬牙切齿，多了几分戏谑，甚至是亲昵。李二又是谁？去打猎，是示意有敌情还是去发起某次攻击？只是臆想和猜测已是玄机处处。这句暗语写在一段榆木上，1952年秋天被探查者发现，地点正是高子湖密营。这是抗联密营留给人们的又一谜题。

山里的太阳落得早，从山上走下来时太阳已经隐没到山后，投下大片的阴冷。我坐在台阶上，吃了带来的凉馒头，喝了几口保温杯中的热水。冷风吹过脖颈，“呀”的一声鸟鸣掠过耳际，不禁头发倒竖。如果是一声枪响呢？如果是敌人的怪叫呢？我站起身，加快脚步，直到看到杨靖宇将军高大的塑像，才松了一口气。

搭乘一辆车，车程一小时到达一个小镇。镇上集市正热闹，萝卜、白菜、葱、粮食，堆积如山。在两山的空隙处橙红的霞光投过来，温柔地注视着眼前光景。牺牲在山中密营的人啊，这一定是他们的遗产。

(本栏党史顾问:孙大志)

作为一名摄影师，他永远记得那年冬日的一天：雪花漫天飞舞，轻盈洒落在北国春城，银装素裹的大地衬托起黎明的旭日东升。那一天，飞架在伊通河上的永宁大桥在静静地等待着。

那是2011年1月11日，农历腊月初八的清晨，也是永载史册的一天——承载着吉林百姓梦想的东北第一条城际铁路正式开通运营了。那一天，有一个人站到了伊通河畔的最佳机位，撒动了高铁拍摄的快门。当第一趟动车组列车驶过伊通河，一幅幅壮美的画面被定格成永恒。从此，这里便成为长春独有的一道亮丽风景线，也成为对铁路有着深厚情感的铁路人的打卡之地。

他叫霍春光。他用满腔的深情，用手中的相机，定格了一幅幅高铁驶过伊通河的精彩瞬间，被业内人士誉为“拍摄高铁第一人”。熟悉霍春光的人都知道，他是一个多年从事铁路宣传工作的新闻记者，是一个对摄影情有独钟的铁路摄影人。其实，这种“独钟”缘于他对铁路永难割舍的情怀，缘于他对摄影深深的爱。

霍春光出生在美丽的查干浩特，父辈是铁路上的老客运。他的家就住在车站边上的职工宿舍。儿时，玩耍中的霍春光常常望着呼啸的列车驶向远方。听着汽笛声，他吟唱着儿歌《火车向着韶山跑》，心中对那远去的火车充满了好奇与渴望。有时，背着书包上学，他也要跟着

疾驰的列车追上一程。多年后再一回想，这种对列车对铁路的情感，其实早已深深刻录在他的记忆中了。

参加工作后，也是在铁路系统，霍春光对铁路有了新的认识。特别是从事宣传工作后，对铁路的感情愈来愈深厚。他用文字，用相机，一点一点地记录着，拍摄着。有一天，他突然发现伴随自己成长的蒸汽机车，在轨道上悄然消失了，这时他才恍然大悟：记录一个时代，见证历史变迁，这不就是他拍摄的主题吗？

这是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。对于生活中的悄然变化，人们常会感觉始料未及。高铁时代来了，长吉城际铁路开通运营，作为摄影人，霍春光自然不会错过这激动人心的时刻。他走近这条高铁，用自己的镜头，留下了“像风一样快”的钢铁巨龙的雄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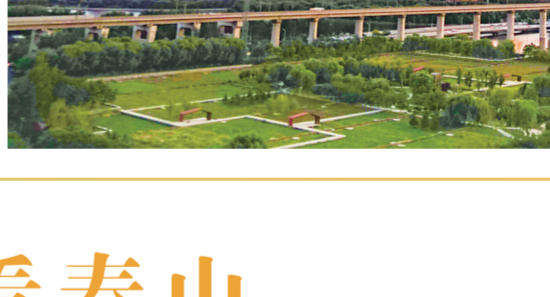
从长吉城际铁路开通运营那一刻起，霍春光一有时间便来到伊通河畔。他选好最佳拍摄高铁的机位，在河岸，在树丛，在花前，在月下……为了一幅完美的画面，他奔波、跋涉，从春到夏，从秋到冬。13年，他拍摄了几万张高铁驶过伊通河的精彩瞬间，记录了从和谐号到复兴号“金凤凰”再到复兴号智能动车组“龙凤呈祥”，见证了时代发展的伟大变迁。

后来，霍春光搬到了长珲高铁和长白铁路经过的伊通河畔的小区。在选择位置和楼层时，他把方便拍摄高铁作为第一条件，这样，他在新家，就可以随时

那一道高铁风景线

□胜寒文 霍春光 摄

金眼一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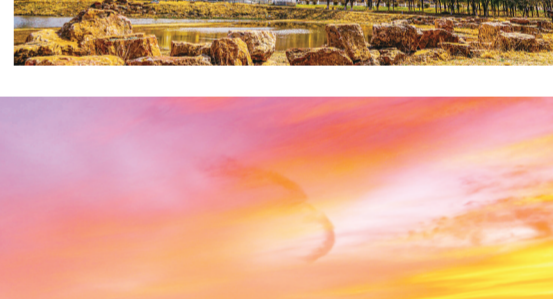


在窗口拍摄一列列车组列车飞驰而过了。三年中，他先后拍摄了《居家看高铁》《动车驶过母亲河》和《高铁从我家楼前过》三个专题。

在拍摄过程中，霍春光陶醉于自然美景之间。也正是将摄影的目光专注于铁路的发展之后，他才领略并开辟出了自己的崭新天地。

他常常说，对有志于步入摄影殿堂的人而言，“拍什么”的目标确定，创作才能步入更新境界。而今，聚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时代主题，用当代中国的影像和故事表现崇高价值、美好情感，呈现恢宏画卷、万千气象，这才是一个摄影人的责任与使命所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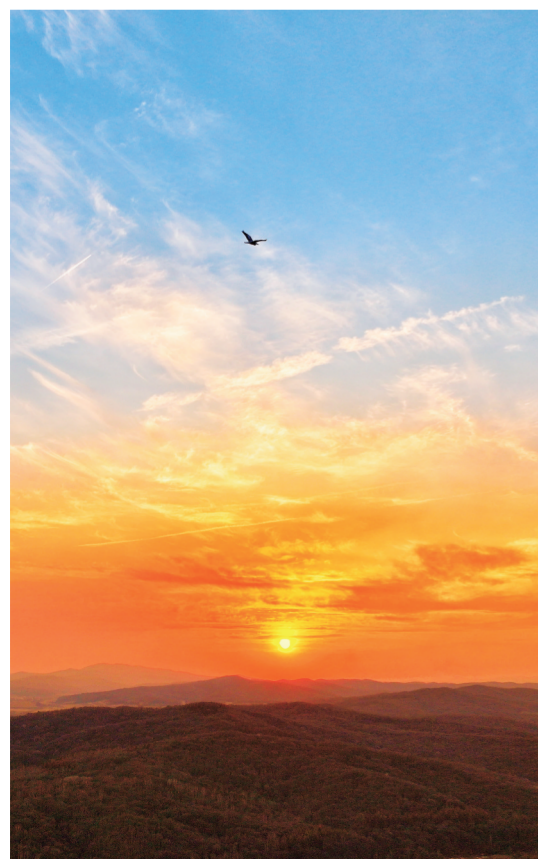
摄影是一门高深的光影艺术，多少人浅尝辄止，而霍春光则是“痴心不改”。记录美好的时代，聚焦于铁路发展，拍好身边的人和事，他引以为豪。尽管已经两鬓染霜，但他坚信，成功永远属于信念坚定而勤奋的人。



在河源，看春山

□王小微

边走边看



苍鹭归来

赵春江 摄

河源镇，位于伊通满族自治县东南部，地处长白山哈达岭余脉。发源于河源镇青顶山北麓的伊通河，从这里，缓缓流经伊通、长春、农安和德惠，最后汇入浩荡的松花江。

春三月，一个晴好的天气里，我们来到了大河之源。在河源镇一个名叫吉祥的小村，寻觅春的踪影，感受春的气息。

小村里款款而行。是三月里最明媚的村庄。阳光漫洒，微风轻拂，鸡犬之声相闻。农家小院里高高的玉米垛，仿佛小村图画里最明亮的一笔，随处跳动着耀眼的金黄。

河源镇的这个小村，以冰凌花谷和苍鹭之乡而闻名。此时节，冰雪渐渐消融，冰凌花应时盛开。远飞的苍鹭们，陆续回返它们的栖息之地。

抬头望天，是万里的澄澈。那种宁静之蓝，丝滑如水的绸缎般，将天地万物紧紧包裹。丽日之下，大地上还是一片灰褐。但是远远近近，都在飘荡着若有若无的烟岚。那其中，有人间的烟火，更有地气在袅袅地蒸腾。落叶松、水曲柳、核桃楸、山榆、蒙古栎、杏树……满山的树木，都在山野里静默着。

落叶松早已落光了叶子，无数的松针，如厚软的棉被，层层覆于山坡上；核桃楸不落落叶满地，还在地上布满了破裂的核桃壳。也许，那是松鼠们饱餐之后的残余。椭圆形的杏叶、细长的榆叶……皆弯曲而枯皱。经过了秋的冷雨，冬的冰雪，经过了春日暖阳的徐徐照耀，而今，它们皆要化作新一轮的春泥了。在消失前的最后一刻，从它们的层层覆盖之下，冒出了金黄夺目的冰凌花。

冰凌花，总是长在这重重叠叠的落叶之下，长在向阳的山坡上。它们真会选地方。山谷里的冰凌花，如漫天的星星，点缀着一片又一片苍灰与深深浅浅的褐。春风里，花儿们三五成群，摇头晃脑，如顽皮的婴孩儿，招呼着你上前，快快来与它一起轻吟浅笑。

这落叶之下，冰凌花吸饱了融化的雪水。在积雪还覆满山头时，便迫不及待地顶冰绽放。等到积雪慢慢消融了，它们还在春风里亭亭而立。那样明晃晃的，金盏绿萼，带给大山第一缕春天的消息。

游人们携带着自己的“长枪短炮”，无限欣喜地拍着傲寒的冰凌花。从前，这些山谷

里寂寞的小花，只是兀自开着。冰雪里开，春风里落。村里的人上山而来，从来不会惊呼花开了。他们也会对着那可爱的小花凝神痴望，一如那小花望着他们。彼此不语，却都在心里说：春天来了。

春天来了。金黄的小花们，伴着游人的脚步，又开遍了千万个镜头里，甚至于，开遍了全世界。

鸟鸣声声。传入我们耳畔的并不是苍鹭的叫声。那日，在眼前的春山里，我们还无缘得见苍鹭的影子，只是看到了它们飞离时的巢穴。

在吉祥村，据说每年有两千多只苍鹭在此栖息。每年三月中下旬，感知到春天气息的这些鸟儿，遥遥飞回这里。

苍鹭是国家二级保护鸟类。它们以大河之源作为自己的家，就是看中了这里的清清水、绿色山林。每年三月末四月初，它们千里万里奔波而回，在山中的密林里营建巢穴。在这里，它们安心地孕育生命，孵化小雏。十月至十一月，添了进口家族兴旺的一群，又会再次振翅，飞向远方。

在丛生的密林里，我们看到了苍鹭们的巢。与平日所见的零星散落的鸟巢不同，这里的苍鹭之巢，两两相邻，相互守望，有的一棵树上就有巢数对至十多对。放眼望去，俨然如村落里密集的房屋了。

那么这些鸟儿，定是从不孤单的吧？从遥远的南国飞回来，它们还会记得从前的“家”吗？在另筑新巢的同时，或许，它们也会将旧日的家园装饰修补一番也未可知呢。

这漫山遍野，花也好，鸟也罢，都在急急地追赶着春天，上演着一个又一个生命的轮回。

那日，春山归来，在摄影家的镜头里，我终于看见返回家园的苍鹭了。傍晚时分，盛大的晚霞涂抹着天边。在碧蓝与橙黄交相辉映的天空之下，忽然，一只高飞的苍鹭跃入眼帘。它正自剪影一般的远山间缓缓而来，飞翔的翅膀，舞动春风。在它的声声鸣叫里，春天的帷幕，徐徐拉开。

春天的脚步，虽然缓慢，但终究是来了！伫立于这大河之源的春山之上，喜悦和希望，也如那春花和春鸟一样，绽放、欢啼于我们的心头。

责任编辑:王小微